

阳光人事，让他们沉下心来教书

夫妻双方均为特岗教师且两地分居，经申请可以调入同一学校任教；通过“阳光人事”计划，城乡优秀教师实现有序流动，激励青年教师成长；在乡村学校从教30年申报正高级、20年申报副高级、10年申报中级，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……

近年来，多地通过加大对乡村教师的政策供给，着力破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痛点和难点，有效“激活”了乡村教师的工作状态。

日前，教育部、中央组织部、中央编办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印发《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聚焦短板弱项，希望通过工资待遇的提升，提高社会地位，畅通职业发展通道，加强教师培训等措施，为乡村教师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，也为乡村教师创造一个更好的育人环境。

“鹊桥工程”让特岗教师安心任教

何芳芳和爱人王顺祥是大学同学，2013年一起通过贵州省威宁县特岗教师招考，但被安排到了不同乡镇的村小工作。

为了结束异地状态，夫妻俩向威宁县教育局提出申请，希望能调到同一个小学工作。

“去申请时挺忐忑的，不知道能否通过，毕竟农村普遍缺教师。没想到教育局特别理解我们，很快把我爱人调到我所在的小学。”说起这段往事，何芳芳至今感慨。

2013年9月开学后，何芳芳担任新发乡阿嘎村响水小学四年级班主任，“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，全班只有几个人及格，好一些的也只有六七十分。”

教育育人没有捷径，何芳芳选择脚踏实地上好每一堂课。2016年，何芳芳带了3年的小升初的英语考试，全班50多名孩子，平均分85，名列全乡第一。

“能沉下心来教书，特别感谢教育局把我和爱人调到同一所学校。”何芳芳说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整，也许自己不会如此安心地坚守在农村。

由于表现突出，2016年9月，何芳芳和王顺祥，同时转调到新发乡中心小学任教。

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措施。为了提升农村义务教育水平，贵州省率先将威宁县纳入“特岗计划”实施范畴，借助特岗教师计划，努力补齐农村“缺教师”的短板。

威宁县专门出台了《威宁自治县特岗教师管理办法》，规定夫妻双方均为特岗教师且两地分居的，按规定的原则和办法，可以调整到一个学校、一个乡镇或相邻乡镇学校任教。

赵家国也是这项教育版“鹊桥工程”的受益者。从2013年开始，赵家国一直在威宁县新发乡民族教学点工作，而自己的爱人则在100多公里外的威宁县盐仓镇么站小学工作。

“我俩2014年结婚，2015年有了小孩。爱人既要带孩子，又要上课，特别辛苦。”赵家国说，有时孩子生病了，自己没法在身边照顾，内心特别矛盾。

2017年6月，赵家国向教育部门申请，希望自己和爱人能调到一起工作。教育部门根据相关规定，批复他的申请。同年8月，赵家国调到了盐仓镇么站小学工作，结束了多年与爱人异地的生活。

“两人在一起，既能把孩子照顾好，又能把工作干好，心里特别踏实，工作积极性也更高。”赵家国说。

职称评聘倾斜，培养乡村教育家

扶贫先扶志，扶贫先启智。走向小康生活的路上，乡村教师队伍是“志”“智”的关键载体。正是有这样一批扎根乡野的“燃灯者”，更多人得以改变自身命运的轨迹。

记者了解到，乡村教师队伍根基不稳、人才流失的现象，同样令人心焦。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，月薪1000元的差距，足以令培养多年的骨干教师心动摇；一些乡村教师一心谋求调动，“三年调城郊、五年进城里”。

为了让乡村教师“留得下、有盼头”，山东省近年来加大了对乡村教师队伍的职称倾斜。

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戴龙成说，为了打通乡村教师的发展通道，教师在乡村学校从教30年申报正高级、20年申报副高级、10年申报中级，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。

让乡村教师安心从教，除了在职称上有盼头，也要给予生活上的照顾。在已建成3万套乡村教师周转宿舍的基础上，山东计划今年再新建1万套，3年再建设3万套乡村教师周转宿舍。

戴龙成表示，教师享受乡镇工作补贴全面落实，乡村教师比城区教师人均月增资约400元；实施艰苦偏远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，微山县、长岛县湖区岛区乡村教师每人每月再增发600元，山区艰苦偏远乡村教师补助由各地根据实际确定……

“没想到我能成为第一批晋升正高级职称的乡村教师。”济南长清区双泉初级中学生物老师尹逊强，1987年大学毕业后，在农村地区已任教33年。他说，2004年自己就已晋升副高级职称，“这样的职称等级，在当时就已经到头了”，现在政策红利，让他也能拥有“教授”级别的职称，既是对过去坚守三尺讲台的勉励，更是对今后发挥资深教师作用的鞭策。

尹逊强现在的月工资已经达到1.1万元。“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惠师政策的落实，相信会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到乡村学校任教。”尹逊强说。

“阳光人事”，促乡村教师合理流动

通榆县位于吉林省西部，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贫困地区，曾是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。

和众多经济欠发达县一样，如何留住乡村教师，促进城乡教育均衡，成了当地教育部门头痛的事情。而通过实施“阳光人事”计划，这个县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。

据吉林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许治介绍，所谓“阳光人事”，就是通过公开招聘位、阳光选岗、定性打分等形式，促进城乡优秀教师有序流动，激励青年教师成长。

郝丽超是2009年通榆县首批特岗教师，毕业于长春光华学院，当时被分配在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向海学校工作。孩子出生后，为了照顾家庭，郝丽超回县城工作的心情越来越迫切。

2013年，她得知县里有相关政策，服务期满后，符合县里岗位需要和条件的老师可以报名。

“有人劝我，进城要找人花钱。我也不认识谁，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。”郝丽超回忆。

她把个人材料提交上去之后，根据当年的考核排名，她名列第一，符合县里调动的政策，于是就被调到通榆县实验小学任语文教师。

“阳光人事”让乡村教师能够“阳光进城”。在通榆县，工作满五年以上的乡村教师，都可以进行调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政策放宽了，教师流动却并没有“井喷”。

事实上，随着城乡差距逐渐缩小，相当一批乡村教师选择“留守”。

通榆县苏公坨学校教师华扬，2009年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。刚到学校报到时，发现苏公坨学校还是一片砖平房，校舍破旧。学校距离县城有20多公里，每天通勤不现实，只能租住周围的民房，非常不便。

华扬也打过退堂鼓，心想考上大学就是不想去农村，结果还是回到了农村。

但作为当地首批特岗教师，也是当时全校第一个大学生教师，校长极力挽留她。于是她给自己设了期限，服务期满就回县城工作。

2010年，苏公坨学校校舍重建，拆掉了砖平房，初中和小学合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，并合建了教学楼。

学校还为学生和教师建起了宿舍楼和食堂。华扬有了单独的教师宿舍，每天吃学校食堂，生活上方便了许多，也更加安心地教学。

这一年，她当上了班主任，主教数学。苏公坨小学五年级学生吕佳磊记得，第一次听华扬的数学课，“新奇好玩，上课就和做游戏似的，原来数学课还这么有趣。”

2012年，第一次接手五年级的数学，华扬吃惊地发现，全班数学的平均成绩只有60分。一提到数学，学生都喊头疼。

(下转6版)

本报记者骆飞、萧海川、李双溪



本报记者俞莞、顾小立

清晨7点左右到校，凌晨一二点回家，一天完成N项琐碎任务，时刻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……在第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新华社记者采访聆听四位一线教师的经历，向“抗疫中的班主任”致敬。

无论身处三尺讲台还是下沉到基层社区，在电话那头或是屏幕彼端，他们都努力成为孩子们的“守护者”。“真正的好老师往往能以爱与智慧走入学生内心，所幸我遇到了。”一位孩子在写给班主任的教师节贺卡中这样写道。

“幼儿园是一个家，迷路不用怕”

“从来没想到，今年春天会这么晚才遇见我的‘宝贝们’。”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梅林中心幼儿园教师周佳蓉说。2020年5月11日，浙江疫情稳定的部分区县幼儿园开学复课。那天上午，周佳蓉戴着口罩，特地穿了一件孩子们熟悉的衣服，早早地站在了校门口。

她发现，第一天复园有的孩子蹦蹦跳跳地进了学校，但有的孩子带着怯怯的眼神三步一回头，身后的家长眼中也满是焦虑。“幼儿年龄小，要让宝宝们安心，必须先让家长们安心。如何帮助家长消除负面情绪呢？”周佳蓉在思考着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一个“背影”感动了她。

“那是一个小班的小朋友，他背着五颜六色的双肩包，脊背挺得笔直走进幼儿园，幼小而独立的身影忽然启发了我该怎么给大家信心。”周佳蓉说，她决定用视频的方式，记录下孩子们每天的入园时刻。

在周佳蓉的镜头中，一个个瘦小的背影，一个个坚定的脚步走进教室、穿过走廊，“这是一条求学之路，更是一条漫漫人生路。”片子末尾，周佳蓉和家长们分享了自己作为班主任教师的感悟。而这种真实的记录，感动了家长们。

“看到孩子们的背影就想流泪”“看了周老师的片子才明白，孩子的成长之路，终将需要我们放手”……这是家长们在班群里写下的留言。自此之后，校门口多了不少鼓励孩子独立进园的家长，担忧焦虑的眼神也比之前少了许多。

2020年9月秋季学期开学后，幼儿

园依然实行严格的防疫门禁制度。周佳蓉和同事们设计了一份特殊的“教室地图”，试着让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独立探索自己的学习场地。这份不寻常的“开学礼物”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，不过也有一些“小故障”发生：有的孩子不认识地图图标，有的把地图拿倒了、拿错了，有的一时找不到老师和同伴……

“小朋友们，幼儿园是一个家，迷路了不用怕！”看到这些，周佳蓉在一旁大声说。

慢慢地，迟疑的孩子们又迈开了脚步，最终全部顺利探索完成。

“面对疫情，幼儿园班主任教师该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想，这个时候更重要的就是回归教育本源：学习怎样生活，学习如何成长。”周佳蓉说。

“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多，他们也会亲近你”

“老师，我是不是影响到班里其他同学了？”

“没事的，你放松了同学们也会放松下来，老师会一直陪着你。”

2020年4月，浙江中小学开学复课没多久，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小学204班班主任骆雨倩，就遇到了棘手事件。上午测温中发现，班里有个孩子嗓子疼还发了烧。学校立马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，通知学生家长，孩子所在班级整班隔离。

在等待父母到来的时候，时间仿佛变得特别漫长。在一个单独开辟的教室里，发烧的孩子戴着口罩，低头默默地看着标注拼音的故事书。从一些动作细节里，骆雨倩感受到了孩子的紧张、害怕和愧疚。于是她走到了孩子身旁，和她肩并肩坐在一起，默默地陪伴与守护。

“很快，孩子排除了被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。48小时后，就退烧回到了学校。”骆雨倩说，“如果说这个教师节有什么特别的心愿，就是希望带班的孩子们，身体可以更健康。”

作为“90后”的年轻班主任，骆雨倩喜欢和孩子们“泡”在一起，“我始终相信，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多，他们也会亲近你。”突如其来疫情曾一度阻断她与孩子们相见，除了做好线上日常的家校沟通外，她还主动报名去社区当一名志

行自己的“健美计划”。家里、学校、健身房，处处是她的运动场。她是妻子、母亲，在家要照顾丈夫、孩子，有很多家务，所以她每天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个人挑灯“撸铁”；她是小学老师，白天要上课，就利用每天午休时间，在学校操场器械区挥汗如雨，无惧暴晒或严寒。

五年的训练，刘明月最终从“胖妈”变成了“金刚芭比”。其间的枯燥、付出、艰辛，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坚持下来，但刘明月觉得“无比快乐和享受”。“从最初为了减肥，到现在成了生活习惯，运动于我，已不仅仅是喜欢，而成了热爱。”她说。

直面非议：我没有不务正业

刘明月火了。山村学校里练出了“金

愿者。

“每天在社区巡查，定时定点慰问隔离户，收取快递，帮忙运送物资——以前不知道社区工作那么辛苦，这次真的感受到了。”骆雨倩说，社区工作人员守护着千家万户，班主任守护每个孩子。尽管“守护”对象不同，却同样都需要非常大的责任心、耐心和沟通协调能力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时刻不忘人文关怀。

如何让班主任工作做得更细致一点？这是抗疫经历带给她的成长。“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，小学阶段是打基础的，打好了基础才能走得更远。作为班主任，要更多地从细节处抓好孩子们的行为习惯，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安全意识。”骆雨倩说。

希望孩子们每天感觉到一点点“小美好”，多发现一点点“小确幸”

7点到校，检查卫生，早读管理；上午：测温、上课；中午：陪餐、测温、答疑、批改作业；下午：上课、测温、课后整理、监督锻炼、备课组会议；5点半开始放学，督促值日、社团排练；晚上：备课、打卡、家长群提示……

温州市实验中学初三年级班主任丁琪的记事本上，一天要做的事情满满当当。“我除了是初三年级班主任，还是一名语文老师，经常看到半夜12点以后的校园。因为白天事情多，只好利用晚上跟教研组的同事一起讨论。”

当了12年班主任，她总是提醒学生们不要熬夜，自己却很少在半夜12点前入睡。“用我老公的话说，晚上我要么电话要么微信，和学生家长沟通说的话，远远超过了跟他和自己孩子说的话。”

更令家人想不通的是，丁琪每天要完成的“规定动作”已经那么多，她还会去搞些“自选动作”，想尽各种方法，只为让孩子们心中因疫情带来的“阴霾”早日吹散。

“疫情期间长时间宅在家里，孩子们心里是有不安的。我们就通过网络‘宅播报’这样的形式，每期选择不同主题，让孩子们分享自己制作的美食、学会的新技能，在缓解压力的同时，也

那就不是真的热爱，也不可能获得成功。”她说。

虽然健身占去了她不少时间，但并没有打乱她的工作和生活。她觉得，自己扮演的每一个角色，都很称职，甚至是出色。“我每天都安排得很满，把家务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把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老公和儿子都理解我、支持我，有时间还跟我一起健身。”她说。

至于教师这份工作，她说，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，教语文的女老师就应该斯斯文文、和蔼温婉。“我没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人们也不该拿长相和气质来定义语文老师。我教的孩子都很争气，每年镇里的统考，我们班都在前三名。”刘明月觉得，自己最成功的并

让他们感受到学校老师、同学们从未离开，引导他们培养应对挫折的能量和精神。”

丁琪所带的班里有个孩子，父母都是医护人员。2020年初温州疫情最吃紧的三个月里，父母都冲在最前线，这个孩子便总是一个人在家，吃饭靠外卖。

“5月份返校的时候，她心理测评中有些指数不太好。她跟我说，总是感觉情绪低落，晚上也睡不好。我就一直跟她聊，请她的同学朋友也帮忙多跟她交流。我跟她讲，新学期老师给你个小任务，以前你笑起来特别好看，所以现在希望你每天到学校来也都能笑一笑。她听完后，就朝我笑了一笑。”

丁琪说，不能给这些孩子定太高要求，也不能一定要怎样，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压力。“我只是帮助他们从力所能及的改变开始，每天感觉到一点‘小美好’，发现生活中的‘小确幸’。”

“他们的担心、困难在哪里，我的工作就做到哪里”

2020年，是朱黎俊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任教的第10个年头。他说，这一届高三毕业班是让他最“不省心”的。

“原定的开学计划因为疫情原因一延再延，对于高三师生而言，‘史上最长’的寒假可能也是‘史上最难’的寒假。”朱黎俊说，为了不耽误高考复习进度，学校想了办法帮助学生提高在家学习的效率与质量。“作为高三(2)班的班主任，我要随时和同学们保持联系，了解他们在想什么、做什么，他们的担心、困难在哪里，我的工作就做到哪里。”

每一颗心都需要爱和理解，没有人有理由“掉队”——朱黎俊给自己设定了这样的目标。疫情期间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跟学生们打电话交流。班里42名学生，每人一聊起码20多分钟，每打一轮就是十几个小时。朱黎俊笑言，交流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有两条——学生的疑惑直线下降，他的“电话费”大幅上涨。

由于春季线下开学时间较晚，部分学生在正式返校后似乎在心态上还没有很快适应。“朱老师，我还是想回家学习。”朱黎俊说，我想再玩玩游戏”……面对这些在过去毕业班中不太常见的“任性”诉求，朱黎俊有两个“法宝”：一是正面回应，不轻易否决学生要求；二是建立互信制度，老师给学生承诺放轻松时间，学生也得给老师承诺“到点归队”。

“今天可以在家学习一天，下次试着来学校半天，行不行？再下次，允许学生在家睡个懒觉，直到不适应的学生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回归备考的正常节奏。”朱黎俊说，在今年的班主任工作中，心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。

朱黎俊的付出没有白费。在今年的高考中，镇海中学高三(2)班42名学生中有21人考上了清华、北大，所有学生的成绩均高于浙江大学在本省的投档分数线。

“不平凡的高考季，锻造了不一般的逐梦人。”朱黎俊说。

<p